



卷九十七

金山志

勸善錄

卷九十八

古今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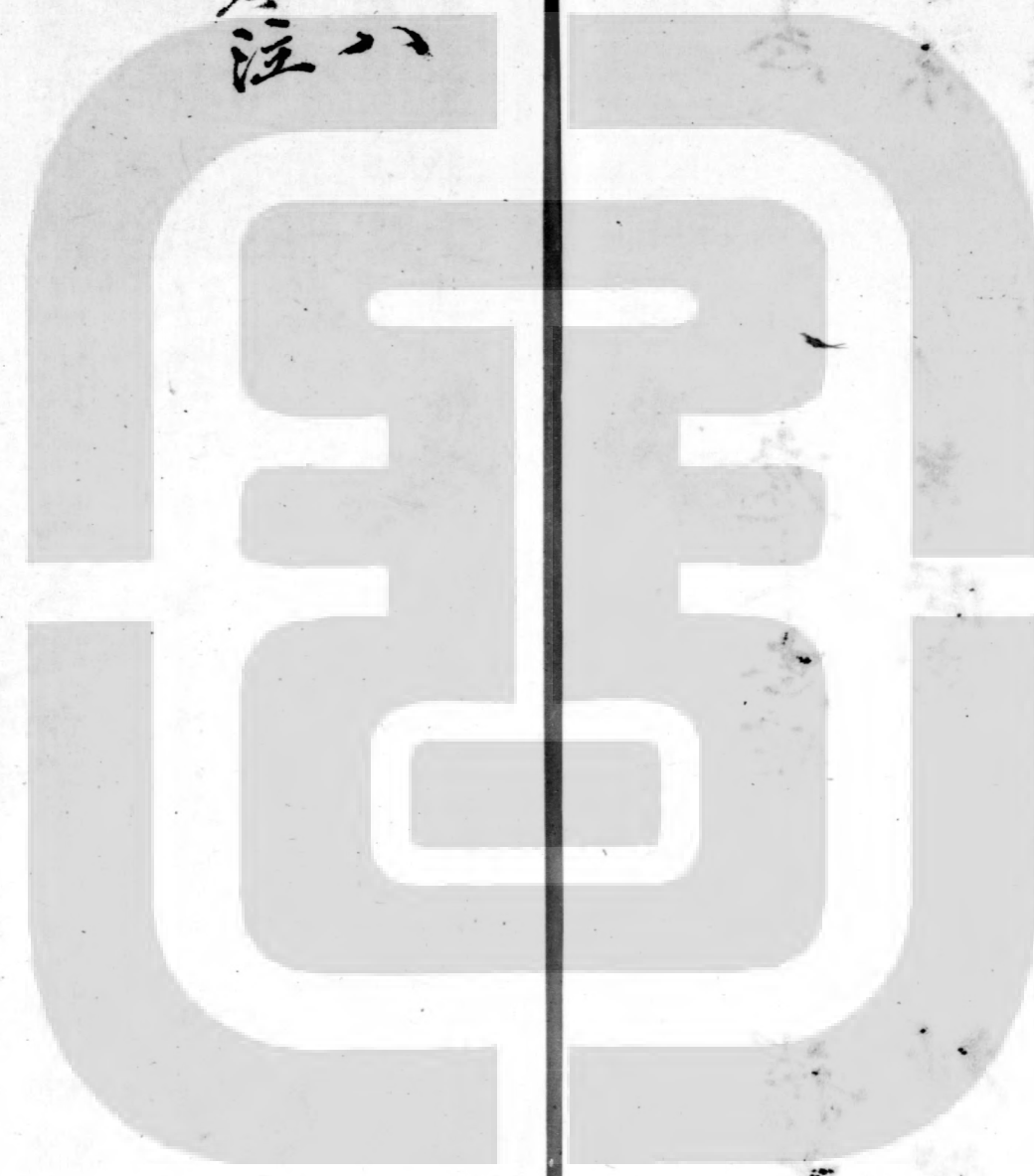
遼東志略

黃隆志

稽古定制

神僧傳

卷九十八  
古今注



卷九十八  
古今注

卷九十八  
古今注

說郭卷第九十七

會川類書

志八號

天中記

山在江中去城七里唐李錡鎮潤州表名金山  
自魏頭臨山得金故名山前三島號石牌稱郭璞墓按

唐書韓滉得建中之難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三千臨大閱

滉亦總兵臨金山與少游會則是建中之時已有金山之名

非始於李錡也長編建炎四年夏兀朮回至鎮江韓世忠提

兵駐揚子江金山以邀之虜衆數萬世忠戰士纔八千兀朮

約日會戰世忠募海船百餘艘泊金山下預命工鍛鐵為長

纜貫一大鈎比合戰世忠分海舟為兩道每纜一纜則拽一

舟而入虜不得渡以輕船絕江而遁俘獲殺傷者甚衆周洪道雜記雲山在京口江中上有龍游寺登好高峰望焦山海門皆歷。此山大江環繞每風四起勢欲飛動故南朝謂之浮玉山別有山島相傳為郭璞墓大水不能沒下元水府亦在此說云焦山山裏寺金山寺裡山

郡志曰龍游寺金寺舊名澤心不知始於何時或云始晉建武梁高僧傳天監四年武帝親臨寺設水陸大會宋熙寧中有進士楊諤者作金山水陸緣因引此事載於記中有碑見存祥符圖經寺起於唐之裴頭陀而尚書孫覲上梁文有曰萬川東注一島中屹長江介吳楚之間故剎踵梁陳之舊

祥符圖經頗異咸平中寺僧幼聰獻山圖詔遣內侍藍繼宗賜大藏經祥符五年詔改山曰龍游天禧五年又遣內侍江德明就鑄佛像給錢三百萬市木脩寺寺僧表求舊名詔山曰金山寺曰龍游

有二塔曰薦慈宋丞相會元符末知樞密事院於金山建造拒親遂請於朝賜額曰薦慈布有廬場七十頃在建康至是援故相王安石捨田蔣山捨財以施之永為塔下香燈資荐慈中廢淳熙初重建

有臺曰妙高元祐初主僧了元立東有詩  
有室曰楞伽宋太子少保張安道自翰林學士出守滁州一

日入琅琊山藏院呼梯梯梁得木匣發而視之乃楞伽經也  
恍然覺其前身蓋知藏僧也馬楞伽經未終而化安道讀書  
殘軸筆蹟宛然如昔元豐末東坡居士蘇軾過南都安道以  
此經授軾且以三十萬使鏤板印施於江淮間軾曰此經在  
他人猶為希世之珍况於公平請家藏為子孫無窮之福金  
山龍游寺主僧了元謂軾曰印施有圖書而刻之則無盡矣  
軾乃留金山元請代書之後侍者曉機唐求善士鏤板流傳  
四方乾道丙子主僧寶印即軾寫經處扁曰楞伽室

有四堂一曰浮金宋徐元用邀東坡同遊二曰雄踣乾道初  
淮東路總管洪适取孝宗詩中揭之三曰玉鑑翰林學士蘇

紳詩有僧依玉鑑光中住人踏金鰲背上行之句取以揭之

四曰水陸大會佛海慈慧禪師應深

撰

有四閣一曰化城宋丞相王安石僧仲殊皆有詩二曰無邊

三曰金鰲四曰圭文宋高宗幸建康孝宗以元子扈從道由

金山賦詩有云峯然天立鎮中流雄踣東南二百州郡守方

滋刻石于閣下有記

有六亭一曰留六二曰吞海三曰回瀾四曰觀瀾寶祐四年

主僧永茂重建五曰烟雨奇觀六曰江山一覽淳祐十年理

宗御書大字賜臣趙葵遂於無邊閣西創菴揭之

遼東志

遼東地方數千里東踰鴨綠而控朝鮮西接山海而抵大寧

南踣溟渤而連青冀北越遼水而通沙漠又東北至奴兒于  
梁海有吉列廷諸夷之地咸屬統內稽古州郡有沿革或  
合或分名號不一難以槩載若不備之於經則始末奚詳今  
以歷代統屬提其要而以因革事實繫於下經之一曰遼東  
遼在九州之東故名遼東

一曰遼陽水北曰陽遼東西之地其南皆遼海故曰遼陽  
一曰遼陽乃遼東地所理漢之城名不知何所取義郡名襄  
平者以城而得名漢之城 襄平侯統通矯制納周納于此  
軍討平諸呂

### 遼西

以在遼水之西故曰西土名魚陽大寧廣寧迤東曰古遼西  
北

### 樂浪洛郎

漢武元狩中間其地置郡本朝鮮地箕子所封高麗所都之  
平壤城即漢之王儉城樂浪之所理也

### 玄菟

古朝鮮地漢武置郡去遼州東北三千里明帝築玄菟城

### 真香

東夷國名應劭曰玄菟郡本真香國漢武置郡

### 臨屯

漢武元狩中置郡

帶方

古帶方國漢末曹操置郡在遼東屬平州括地志云帶方故城在樂浪界

夷國

肅慎氏

史記虞舜本紀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五百里北

阻相 自周武王至魏 貴鄉公

東晉元帝及古李唐時皆貢括夫名石砮其國東北山出石其利如鐵取以鍔即石砮

靺鞨

括地志云肅慎氏即今靺鞨有黑水靺鞨渤海靺鞨沈括曰黑山在大幕之北有城在其西南名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水出其西所謂黑水也靺鞨居黑水之北因名黑水靺鞨其渤海靺鞨居扶余城為阿保機所滅改粟丹國

勿吉

本肅慎氏之國後魏以後名勿吉

挹婁

東夷種名古肅慎氏國也在秋金北即魏時挹婁國



朝鮮

周初封箕子國於朝鮮余見後高麗註

高麗

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郡平壤城即朝鮮國王儉城也本扶余別種平壤城亦名長安有木出韃韜之白山色若鴨綠水人喜學至窮理亦矜勉

雜羅

居漢樂浪地在百濟東南魏平以後分王王韓之地

百濟

馬韓之屬也本扶余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立郡

唐宗應初為渤海國北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東京曰龍

原府南京曰鴨綠府去長安八千里

沃沮

東夷國在高麗馬太山之東

辰國

古有五韓國曰馬韓曰辰韓曰弁韓此其一也在韓其番之東瀛瀕之南

濊貉

東夷國名王韓之屬與高麗同種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皆以濊為氏

北貉

北方貉種即濊也與高麗同種在辰韓北韓鮮東東窮大海

契丹

東湖煙居西樓在黃水南黃龍北得鮮卑故地或以為鮮卑遺種至元魏時自號契丹五代未稱太陽契丹志其地有二太一曰北也里沒華里言正河源出中京西馬蓋山東北源一曰烏羅箇沒里華言黃河源出饒州南西平松林在東流至木葉山與土河合流為一相傳初有男子乘白馬浮土河下婦人乘小車黃河而下遇於木景山碩合流之水遂為夫婦此其始祖

女真

本完顏氏始居安出虎水於是國號大金至阿骨打始大按出虎華言金地有金線河在金上京會寧府女真種類不一間原以南為熟女真宗以前曰女真元祖名鉄木真因真為真

孤竹國

在平州濱東海地志孤竹國城在遼西今文縣

白雲奚雷音習

奚本號庫莫奚其先東胡宇文之別種為凶奴所破窟居松漢之東與突厥同俗魏書達奚薄統奚吐奚四氏皆其部族

也至隋始去庫莫而但曰奚唐未居陰涼川在幽州西南即  
白雲蠻也鉄勒諸部之號其後契丹號奚萬舉部後屬於霄  
有東西奚

稽古定制 一號

宋

唐制

一凡王公以下屋舍不得施重拱薄井三品以上堂舍不得  
過七間九架兩厦頭門屋不得過三間五架五品以上堂舍  
不得過五間七架兩厦頭門屋不得過三間兩架仍通作烏  
頭大門六品七品以下堂舍不得過三間五架門屋不得過  
一間兩架非常忝官不得造抽心舍及始懸魚尾獸乳梁裝  
飾其祖父宅舍廕子孫雖廕盡聽依舊居住其王公以下及  
庶人第宅皆不得造樓閣臨人家庶人所造房舍不得過三  
間四架不得輒繪粧飾

家制

一凡公宇棟絕尾獸門設柱桓諸州正衙門及城門並施  
尾不得施拒鵠六品以上宅舍許作烏頭門父祖宅舍有者  
子孫許仍之凡庶人家不得施重拱藻井及五色文彩為飾  
仍不得四鋪飛簷庶人屋舍許五架門一間兩厦而已一凡  
屋舍非即殿樓閣臨街市之處毋得為口殿作開闔入非品  
官毋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彩畫棟宇及采斲漆梁柱

窓牖雕樓梓礎大太祖詔自今觀察防禦園練使刺史知州  
通判等離任日其官舍有無破損及增脩文帳以次交付真  
幙職州縣官得替日增脩葺及創造屋宇歷子方許給由如  
損壞不完者殿一選

一承平時在京官多無解宇外任官有廨舍而新舊交不容  
他官居占今後職事官竝以見占屋宇為廨舍更不許移易

勸善錄 一號

仁孝皇后

唐廬陵太守龐企字子反自說其遠祖不知幾何世嘗坐事  
繫獄而非其罪不堪拷掠自誣服之及獄將上有蝼蛄虫行  
其左右其祖及指蝼蛄曰使爾有神龍能活我死不亦善乎

因投飯與之蝼蛄食飯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  
乃復與食如此來去至數十日間其大如豚之竟報當刑蝼  
蛄夜掘壁報焉遠祖乃破械從之出去久時遇赦得活於是  
龐氏世世常以四節嗣祀蝼蛄於都衢處後世稍怠不能後  
時為饌及枝祭祀之余以祠之宋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  
錄事不問事之曲直惟黷賄稔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  
中既死夢其家人曰我已在此州歌山寺為犬家人驚悸詣  
寺問犬聞家人至急避於僧寮榻下意若羞赦家人竟不得  
見而去僧呼犬說曰陳文錄作家人去矣即振尾而出見腹  
下垂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繫腹隱隱可辨

宋開州吏徐林病死後夢所親曰吾平生行事但取快目前  
今到陰司始知有罪吾三日後當在窄巷丘家幸見救度但  
身掛數片皂衣者是也以手掩面號哭而去至期詢訪丘家  
是日乃生一黑花犬子

元江州田文英稟性毒虐婢僕有過則推其脛皆踣跚行躓  
至元乙亥北兵至境箭中其脛鏃入脛骨受苦三年而死人  
以為椎脛之報

宋庾道季以久病黜告保命真君曰庾道季處陽官貴勢不  
能順天用法憤憤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  
不改罪自己定死在旦夕方欲備德以求濟免不亦晚乎教  
日果卒明崇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  
日獨寢室中無何為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在背謂後鬼  
過苦鬼殺之也

宋朱勔喪作茵錄醮請茅山道士陳赤夷字彥真拜章伏待  
應但見金甲神人仗劍叱云朱勔父子罪惡貫盈上天不赦  
汝焉得為拜章彥真不敢言於勔私為親密者道不踰三年  
勔敗

復河間王病瘕醫莫能治有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合巴豆  
雲母賣於鄉市七丸一錢治百病河間王買其藥服之下蛇  
數頭問其藥意俗曰王病乃六世殃非今世所招也王嘗放

乳鹿麟母也仁心感天故當遇俗耳語竟遂不見後見在常山下

宋景公二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常曰可移於相曰股肱曰可移於民曰君者待民可移於歲曰歲饑民苦吾誰為君子常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徒三度在位六十四年

宋章齊一能詩好嘲人有醜行必形于詩由是盛傳不復可掩其間無不溢惡甚至破人婚姻隔人眷屬竟以此故晚得惡疾嚙舌而卒

陳司馬申能候人主顏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諷之申嘗書寢於尚書省有馬啄其口流血而論者以為諧賢之効烏羽族以好鳴見罪於人而能嫉讒如是使烏多力必能殺身不但於啄其口也

宋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感應篇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如絕更衣而卧男女悲泣覺身在半空聞笑聲如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感奮為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夷堅志

宋洪邁

陰德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覺床席間有物逆其背揭簾視之見一布囊其中有綿囊實以珠數百

穎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已告乃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晚復至幸令未上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六月日劔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子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於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府中當悉以歸商如其教林詣府盡以珠受尹尹使中分之商曰某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為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文字德新為吏部侍郎

衛仲達字達可秀州華亭人為館職時因病入冥府立庭下俟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嚮少年者呼曰為它檢一檢三人難之少年曰若不檢如何行遣三人曰渠已是合還何必檢怒乎不得爾少年意不可回使吏諭意吏捧牙盤而上中置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善字黑者白書惡字少年指黑牌吏持以去少焉數人捧簿書出盈庭即有一杵橫前兩旁皆有杵更舉簿書冥東捧杵重壓至地地為動搖衛立不能安三人皆失色曰向固云不可檢今果爾奈何少年亦慘沮有悔意須臾曰更與檢善者吏又持紅牌去忽西北隅微明如落照狀一朱衣道士捧玉杵出四人皆起立道至居中而坐望玉盤中文書僅如指大吏持下冥西杵杵亦壓地而東杵高舉

向空大風颯起捲其紙蔽天如鳥爲亂飛無一存者四人起相賀命席延衛坐衛拱手曰仲達年未四十平生不敢爲過惡何由簿書充塞如此少年曰心善者惡輕心惡者惡重舉念不正此即書之何必真犯也衛謝曰是則然其敢問善狀何事也少年曰朝廷興工脩三山石

君曾上書諫此乃奏藁也衛曰雖曾上疏朝廷不從何益於事曰事之在君盡矣君言得用豈只活數萬人命君當位極人臣柰惡簿願多猶不失八座勉之遂遣人導歸衛後至吏部尚書

明州定海縣人蔣真外肯輕財重義聞子姪中有不肖鬻田

產者必隨其價買之既久廢其以無自給復舉以還不取錢久而賣既買又還至有數四者嘗泛海頃趨郡偶他棧便旋風回風所擊遂逆水舟人挽其衣救之不可制舟行如飛方號呼吹遙見一人冉冉立水中隨風至舟近視之乃蔣也急取之問所以曰方溺時覺有一物如蓬藉其足適順風吹蓬相送故得至人以為積善報云

許叔微字知可真州人家素貧僧人告之曰汝欲登科須積陰德許度力不足惟從事於醫乃可遂留意方書久之所活不可勝計復夢前人來持一詩贈之其詩曰藥有陰功陳棧間堂下呼盧唱之作五既覺姑記之於牘紹興壬子以第六



人登科用升合恩如第五人得職官其上陳祖言其下樓材  
夢已先定也

張成憲字維永堅陳州糧料院時充丘縣尉告新攝其事捕  
獲強盜兩種合有五人送于縣具獄未上尉即出參告白即  
求合兩次為一冀滿人數滿品可優得京官郡守素與尉善  
諾以諭張張曰尉若賞無不可若令竄易公牘合二者為一  
付有司鍛鍊遷就則成憲不敢為郡守不能奪尉殊忿恨殆  
成讐然後十三年為江淮發司從事設醮茅山夜宿玉宸觀  
夢其叔告曰陳州事可保無虞但不可轉正即已而殿庭殿  
上王者問曰此中文籍甚明無用証既出見一直符使各抱

一錦綉與之曰以此相報張素無子是歲生男女各一人又  
七年轉大夫官直直秘閣而終者焉

張文規字正夫筠州高安人以特奏名入官再調英州司理  
叅軍真陽縣有民張伍者數輩盜牛里人胡達朱炎張運張  
周孫等保五追捕之群盜散走獨張伍拒抗不去殺之而取  
其貨盜不得志以被劫告于縣令吳逸欲邀功盡取達炎以  
下十一人送獄劾以為強盜殺人鍛鍊備至皆自誣服至連  
二人病死既上府事下理院文規察曰辭色疑不實一問得  
其情又獲盜牛謹以證獄且胡達以手殺之杖脊余人但等  
第杖膚而已炎運乃無時元祐七年也吳逸計不行憲忿歸

番禺嘔血死文規雪冤獄活十人當時京秩邵守方希覺以  
其老生無援不 奏但以舉者遷撫州臨州丞紹聖四年之  
官明年夏四月癸卯以陰屍感症遂困勺飲不入口者一月  
昏不知人四體皆冷喘息不屬醫以為必死家人並泣待盡  
五月辛未忽微作聲索飲水身漸能動大言曰速差人搬船  
上行李家人以為狂至夜半神氣始定乃言方病在床聞一  
人呼云英州下文字即出視之有公吏三四輩曰攝官人照  
證事吾甚恐不知其由告以病篤乏力不能行又無公服吏  
曰彼中自有公服已具舟岸下吳不得已與俱往登舟頃間  
已黑英入城視井邑人物厓厓如舊唯市中酒樓不見問左

右曰焚之矣吏止之令少行曰俟取公案湏臾而問何等文  
書曰吳逸解胡遠案也吾念逸死亡久何為追我悟已死即  
行前入一官府門廉嚴峻戈戟列衛甚整有同行者十余人  
將入門一卒持衣冠至服而入或告曰有持水漿至者切勿  
飲飲則不得還前至一門其衛愈威嚴力士數百皆執斧鉞  
果有持水至同行皆飲吾辭以不渴又往易茶來復辭之其  
人怒曰何為難伏侍也逐後前于追者見入門出引俱衆進  
見殿宇樓觀金碧相照殿上垂簾百不敢仰視潛問追者殿  
上為誰曰王俄傳呼驅同行者使前旋即持去最後方及吾  
聞簾內所問果無逸事一一以實對王曰吾亦辯之然必湏

卿至結正者貴審實爾吾曰臣自勘此獄使十八人將死  
得生獨不蒙朝廷賞勞敢問其說王曰臨州丞即爵也吾曰  
准賞格當政合入官而今但用舉者循資耳曰豈有舉主二  
人而遽得丞大邑乎蓋吾初得三薦章既赴部而廣東提刑  
王彭年者以不用不謂真間知之如此的遂曰官職既有  
定分類以微功少延壽數即聞殿上索簿俄有吏就聲云已  
蒙王判則見文書自簾出降付衛者引吾至所遙見吳逸  
荷枷於簾下而失主張達立見其傍吾借書欲觀衛者不可  
曰至司則見矣指司吏曰此濮州舉人也行已正直明經不  
第故死得主判于此至司揖吏問所判吏出示紙尾有添一

紀三字吾佯為不曉以問吏吏曰子宿學老儒豈不知一紀  
之義乎十二年也子有雪活十人之功故王以一紀報子此  
人間希有事也適在王所聞子應對王甚善天上卿好生而  
惡殺經云與其殺不幸寧失不經又云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凡引此類數十端不能盡記吾從客謂之曰公本貫濮州邪  
吏愕曰何以知吾笑曰平安聞濮州大鍾果有之乎吏作色  
曰此非戲所勿輕言復引出至殿下叩簾奏記吏牽手令退  
吾又前問曰適蒙判增一紀六十七矣計其所增當至七十  
九然先父壽止七十八豈有人子過其壽乎王曰不然人壽  
短長係乎所備父子雖親不必同也遂拜謝而出見廊下一

大門守衛嚴密吏曰都獄門也其間各有獄凡貪淫殺害嚴刑酷法詭譎忠良毀敗善類不問貴賤久近俱受罪于此欲入觀不可望見門內一僧持磬吏曰導真和尚也凡人免免皆此僧導引廊上有欄楯如州縣所謂沙子者其間人亦多一女子年十七八呼曰閻官人得歸撫州煩為白知州許朝散云十二娘至今未得生天願營功未救援朝散將未欲解保舉官人告黜悉許守今年舉狀已盡安能及我哉聞傳呼張文規與罪人通語言驅至王所王問焉以實告王能為言之但無所碍彼此當有利益吾遂行恐忘女子之言及至因就吏借筆書十二字於臂上急退出見元趣者引登舟行至

一城乃南雄州也有黃衣未報方提舉已被追至此乃英守方希覺者見提江西常平吾猶意其在英時不為奏鞫獄事走卒妄言說我以求利詰其所在曰在某所徃求之不見復登舟即抵岸送者推出船遂寤寤觀臂間十二字隱隱若存時病已月腰膝間肉壞見骨善醫者以水銀粉傅之肌肉立生許朝散者臨川守許中復云十二娘者乃其兄之女聞其事者調佛書飯僧薄之而方希覺者以文規甦後始死蓋氣未絕時精爽已遊矣規在告幾百日漕司以為不媵徑檄郡守体量特罷之辭守其事實得明言病愈已湛釐各乃信女子所謂保舉及王言彼此羽翼說後有容自英來云市樓果為

火所毀明年文規以通直郎致仕文規年至七十八復夢一羽衣來云向增壽一紀今更足其陰德以公在英州常權司法中婦人曹氏者本罪當斬欲全其首領故以處死定申既去官刑部駁問以為失出偶事在赦前又王氏死無所追上但索印紙批書而已至和四年乃卒年八十三歲其在生及夢凡增一紀及半當得十八年而只十六年者蓋自生還之歲至得夢時着尾為一紀又自夢歲至終年為半紀云

神僧傳九卷

訶羅竭耆莫詳氏族少出家誦經可言二百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

洛陽時疾疫流行死者相繼竭為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封元年乃西入委西至山石室中坐禪此至去水遠甚時人欲為開澗曰竭不暇相勞乃自以左脚碾室西石壁壁後指既拔芝水從中出清香甘美四時不絕未飲者皆止飢渴除病症至元唐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

釋康法即學于之中永嘉中一比丘西入天罕行過流沙千有余里見道邊敗壞佛畜元復宮殿蓬蒿滿日法即等下路瞻礼見有二僧同居其僧一人談經一人患痢穢污盈房其讀經者了不營視朗等愴然且念為黃糜粥除沆濯至六月

病者稍劇注痢如泉朗共料理之其夜朗等並謂病者不必  
移旦至明晨往視之容色和悅病狀損除然屋中穢物皆是  
華春朗等乃悟是得道之士以試人也病者曰隔房比丘是  
我和尚欠得慧可往杜觀法朗等先嫌讀經沙門無慈愛要  
心聞已乃作禮悔過讀經者曰諸君誠契弁至固當入道朗  
公宿學業淺此世未得願也謂朗倅云惠若植根深當現世  
得願因而留之法朗後還山中為大法歸道俗宗之曇邕姓  
楊氏閩中人少仕秦為衛將軍形長八尺雄武過人太元八  
年從符堅南寇為晉軍敗還至長安因從要公出家安既往  
後事遂公後又於山之西南營立第與弟子是果登思禪

門曾於一時果夢見山神永受王戒果日家師在此可往認  
受少時邕見一人著單衣伶風姿端推從者二十詩請受五  
戒色以果先夢知是山人乃為競法受戒神朋以外國已筋  
禮拜辭別倏然不見至遠之日奔赴號踊後住荊州卒於竹  
林等僧登師者止匡廬大林等道誦法舞晝夜不息一日忽  
見空中一銀殿漸下於房忽變成金殿師遂入殿坐起經竹  
如是三載遠邇四衆嚴侍香花從師乞戒登曰白日宣襟心  
多敢亂當於清夜授之夜正說戒相三師依歸時之口叨放  
光明遍照大衆衆見光明競拜喧問師即不愧光便收欲師  
云本欲受戒那得見光喧問光現但是受戒祥瑞未時得衆

古今注

惠瑱未詳某氏族在上黨開元寺奉威真

又喧憫因而且正明日并未師辭別歸山所仇金殿還後如  
故一日忽謂門人曰今登金殿不復回已即於是日然起化  
礎薛軍之勇也高祖真觀中端武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  
黑服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鞞笏

鞞者蓋古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之其制短鞞黃皮閑  
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紉以殺之加以毡及條得着入殿

省敷奏取便乘騎文武百僚盛服之至貞觀三年安西國進  
緋常短鞞詔內侍者分給諸司至太歷二年宮人著錦鞞  
鞞侍於左右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礼云天子以玉諸侯以球  
大夫以魚魚須誤石美一品至五品以象為之六品至九品  
以木為之礼云端畢紳縉笏唐得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  
逆臣朱泚不忠反遭其禍

履舄

履者屨之不帶不借草屨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  
假借也漢之帶屨不借以是朝是也舄者置履下乾脂不畏  
它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床也礼云改屨不敢當尊就

獲跪而舉之春甲居客三千皆珠獲也漢制宮臣闔老四賜  
曰入朝不趨贊拜不明劍獲上殿有與入宮導于冕諫楚王  
曰若堂燭滅男女雜坐獲為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食宴  
子諫齊王曰今獲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刑人之足激諫之  
也

厨人襜衣

厨人襜衣厮徒之服也取其便以用耳乘輿進食者有服襜  
衣前漢董偃綠幘青襟加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

同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為恒式

說郭卷九十八

古今姓三號

馬編

宮

宮謂之室謂之宮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塞而所名之也秦  
始皇造阿房宮濶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  
丈其熾咸陽二百里內為宮觀二百七十所皆復道相連

闕

闕香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  
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之  
闕 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仙靈奇禽恠獸以昭采萬



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畫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為之累上曰臺故亦為之臺門也

城隍

隍者城也地之無水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戡書雲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孟秦終於一世帝胡亥也非為胡人所患秦所築長

城城工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焉

楊溝

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舐觸垣墻故為溝以隔之羊溝亦曰禁引終南山水從宮內過所謂御溝

封疆

畫架者封土為臺以表識疆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為壇埒畫界分城也

闌闌

闌者市場也闌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也物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梁愚屏

屏者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未朝若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應應對之事塾之者言塾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難也梁愚復鬼也漢西京梁愚合板為之亦築土為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國所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兒也所以鬻鬻先人之靈兒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享也

漢城帝廟

願成者有三玉鼎二負金驢槐樹悉為扶老鈞欄畫云竟角虛於其上也

堯誹謗木

程雅問曰堯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扶如革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王者之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好復脩焉今西京為之交午柱也

又徽

徽者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向也南方徽色赤故稱徽焉

閔塞

閔者長安之閔門也函谷鞏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寒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屏風

孫亮吳王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為赤馬小船為馳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死天下有問余者告之曰漢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劍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則得七尺寶劍捨舊而服之漢之後世唯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即斬蛇之劍也

魏武帝軍愜

魏祖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愜以表方面者也

吳大帝寶刀

吳大帝有寶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景

孫文臺青玉馬鞍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于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碗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為酒碗

大駕指南軍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後代恒見舊說云周公所作治致大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悉以文錦二疋駟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使越裳氏載之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

國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轄皆以織還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先生奉制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金根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車故自作馬金根之車秦乃增飭而乘御馬漢因而不改也

群惡車

秦制也桃豨常矣所以禳拔不祥也春秋云桃豨別始以除其決所謂詳惡也

記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車起於西京亦日記里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馬行一里下一層繫鼓行十里上層繫鍾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行街

舊唐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一戒行者馬用謂置必街鼓號之曰鼓也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子上有花鵠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制由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為輶輓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雞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雉雞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翼即緝雉羽為扇翼以彰翳風鹿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已來無常準諸王皆得用之

彰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之也

### 警蹕

所以戒行從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稱蹕降天子一等馬一日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途路也

### 唱

上所以促行途也上鼓為行節也

### 冕服

牛亭問冕者繁路何也答曰假玉而下重如露而繁也文選云衮冕旒所以蔽明黼塞耳所以閉聰尚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虫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也所謂天子衮冕之服也

### 金斧

黃鉞也鉄斧玄鉞也三伐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為乘輿之旂玄鉞請公王得建之武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冬公此玄鉞斬妣已故婦人以為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太公東之助武王斷斬故為諸公之旂焉大將軍出征特加

黃鉞者以銅為之以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錫黃鉞則持節將

公主建錄

秦鍠織作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乘輿適建之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得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為白虎取其信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音龍幡朱雀幡玄武幡白虎黃龍借而五色以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

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高貴卿公討晉文王自裏黃龍幡以魔是今晉朝准用白虎幡畫信幡用烏畫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日以鳩鴈燕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用制也所以象居子之豹變也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令准乘輿行建焉

馬前弓箭

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者使稱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走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關者亦射之魏晉江來則用弓設用不用者弓矢焉

狸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狸皮白首獸畏而道遂軍伏儀服皆戴作狸頭白首以成不虞也

龍虎節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紫檀木益其形象御親金魚以賜臣 油籠之歿而不用則倒進之漢蘇武使單于不拜單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毡裘節食雪卧節旄落還漠伏節而還旄落也

軍容扶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千一千余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踊林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扶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力以為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為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抹額跳山大口袴以為軍容礼至今不易其制皆用此也

韃三伏

起自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塵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鑄劍戟以為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乱故穀子匣劍以軍化



示不忘武也舊化輯轅三伏首綵額紅謂之韃三伏也

### 戈戟

魯陽以長戈指日日為之退舍戈甲焚也戟以木為之後世刻為復興刑亦油韜之亦謂之油戟公主以下通用以為前貼唐五品以上皆謂施榮戟者於門

### 矛戈

矛亦楯也戈亦戟之象也詩六百也執戈為王前驅其器也以木為之

### 刀劍

河圖云皇帝榻政前者蚩龍九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

頭鐵額食沙子石造交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悲万民欲令仰天而嘆天遣玄授皇帝兵法符制以服蚩龍矣大帝有寶三見上注中矣大帝有寶劍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龍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一日里晉朝武帝時武庫火焚有智白頭孔子獲高祖斬蛇劍二物皆為火焚之惟劍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間常有紫色張華知非王者之氣乃是劍氣乃以雷渙為豐城令張華之煥博識刺縣乃劍氣乃以得劍而拔一送典張煥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題佩 延平肆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為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歸亦躍入水化為龍吳高祖斬白

蛇劍上注中

枷棒

易云荷扶滅耳凶礼曰玄桎桔亦枷杻六月盛暑去囚火枷  
杻决断刑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周興未後臣羅告天下  
衣冠遇族者不可勝數後臣持制刑獄造十枚大枷一日定  
百昶二曰喘不得三曰突他孔四曰着郎臣捧號五曰失魂  
魄六曰寔同及七曰是寔八曰死楮愁九曰求破家遭此枷  
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絕別有一枷名曰勒尾榆見郎臣復有  
鉄頸竟頭名號數十又詔集告事者常事百人告立蜜羅織  
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數

棒

棒者崔正能注車輪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  
黃金塗兩足以謂之金吾金吾亦棒也御史大夫司隸大尉  
亦得執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  
操為洛陽北郡乃懸五色棒於門以滅豪猾也

車輻

棒行如車輻見上注中

旌旗

旌者旗也以表賢人之德旗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  
之象旗類白旄之制書云旗別淑慝

麾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采與黃諸公以朱  
刺史二千石以朱纁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香且武官亦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  
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  
也非奏劾之日則以青繪為囊盛印於後謂劾奏尚其職直  
故用繪非劾奏日尚文明故用繪自晉朝已未劾奏之官專

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也

簪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劔耳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

文官進賢冠古委冕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  
也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尚質故取法知焉

鑿轡

鑿者所謂和鑿也云行前來雀或謂朱鳥也鑿轡衡上金爵  
者朱鳥口御之鈴也謂之鑿所謂和鑿者也前有鑿鑿鳥故  
謂焉口御鈴故謂之鑿或謂為鑿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礼云春乘前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夏乘朱輅駕赤緇戴赤旂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輅戴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鉄驪戴玄旂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見三礼畜

貂蟬

胡服貂者須其文而不煥外柔易而内剛勁也蟬取其清虚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虚自牧識詩而動也

部五兵陣

部五者一伍之伯也伍人曰伍長為伯故稱伍伯云戶伯亦曰大伯以為一灶之主也漢諸王公行戶伯各率其五以導引也古兵士服常弁令戶伯服赤纁纁衣常鞅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屬也語六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

兵陣

左傳云兵由大也不戢自將焚堯子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喪亂取之

陣

陣者勝拒敵一類常山之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

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朝宗臨殿  
策閣員半千日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  
者是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常輦人陣者是編緝彌縫以  
臣所見則不終矣師出以義有應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  
兵在是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帥和  
謀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為上第

### 武臣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紹武臣服缺胯襖子取軍用如服有所妨也  
其三品以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位將軍每至十  
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瑞文綾襖子其七

品以上倍位欲負官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  
又待中為周請於漢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綾襖子詔  
從之永以為式

###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制度也自三代以來降至秦漢皆廢人服之而貴賤通  
以銅為胯以韋為鞋六品以上用銀為胯九品以上及廢人  
以鉄為胯服自向下捶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  
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魏武帝絳宮人金隱起師子胯帶以  
取將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撰太樂正一日卷周  
世宗時同原儀在翰林為學士儀常鄙其詭怪口宗常令陶

人應二十四氣燒化瓦二十四片各識其節氣遂隔簾猷令  
辨之無差誤常指明德門楊覆二校畫曰此門相如鸞變為  
太宮闕兵漸銷偃天下太平似開元太寶間耳然京師人却  
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如壽不及揚  
尋世宗祥位

太宗改明德門為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多遜為相縣  
朱雀而忘微之為尚書京師皆如其言又化因於堂前雕起  
花椅子二隻以祇備古丞相伯太夫人同坐儼忽之見謂兄  
曰好工夫奈何其間一隻至甚日月光破代於是以幕覆於  
屏風後受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化弟其從人不知

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碎之此晉  
間微於揚之尚書說也又儼謂其弟尔岑政曰儼兄弟五人  
皆不相兼總無壽其間惟四哥稍得然結襄得自家兄弟姊  
妹了亦佚不得後悔果為叅政只有姊王家夫人即王沔叅  
之女儀儼之妹也無可亦得疾悔尋以抱病而嘆曰二哥嘗  
言結襄姊妹也兄弟亦任不得必不可矣果數日而薨晉公  
嘗為豆二侍郎今之師曠也

中華古今注一號 馬孺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龜鼈等部九

十六三文門雉朝飛

牧犢子所作也齊處士潛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雌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美女者故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瑟特鳴異於余支善為新聲能傳此靈女至明明帝崩後出為尸更生之妻

### 別鶴噪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十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妻聞之中夜倚門而悲嘯牧子聞之悽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夜不寢食無殮後人因為樂草焉

### 走馬引

樗里牧恭所作也為文報讐殺之而忘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下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走以為吏追乃奔而亡明朝視之乃天馬跡也遂惕然而悟之曰豈吾所處將危矣遂荷衣糧而出入于沂澤援琴而鼓之為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 安南王歌

安南小山所也南王食求仙遍禮方士遂八公相携俱去其莫知小山所在之徒思亦不已乃作南王而其歌焉

### 武漢深

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生哀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漢深其曲曰滔：武漢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嗟哉

武溪多毒淫

美超曲

吳人以歌其地

箜篌引

胡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擢有一白首征夫披髮提甕亂河游而渡其妻隨呼止不及遂墮河水而死於是援箜篌箠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惶愴曲終自投河死霍里子高還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捨其聲聞者莫不墜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客名曰箜篌引焉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之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之也

薤露蒿里歌

並喪歌也出田橫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神歸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滋一死一去何歸時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歛精魂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里送士夫庶人一人使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

長歌短歌



言人生壽命長短分定不可妄求

###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即戰人有女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氏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願飲酒而奪之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鳴焉

### 杞梁妻歌

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撫聲長哭都城感之類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賢杞梁植字也

### 董逃歌

授漢遊童所作也復有董祝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府奏之以規為戒

### 短簫饒歌

軍樂也皇帝使岐伯所作也建武物德風勸戰也必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晏樂郡臣短簫饒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 上留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无不字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无故曰上雷曲也

### 日重光月重輪

郡臣為漢明帝所作明帝為太子樂人以歌詩四首以贊夫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輝耀其四曰海重濶漢末喪亂後二章舊法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視輪如月衆耀如星沾閭如海光明皆比天子德賢故曰重耳

### 橫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法於西京唯德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及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世用者黃鶴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花子赤

之楊望行一人十四曲後漢蔡邕益琴為九絃

### 鞞鼓

常在每身以上食砂石皆伯爛唯食海蛤不伯隨其大出用為樂倍勝者也

### 鶴

千歲則變蒼十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

### 馬

自識其駒難其駒蓋然

### 猿

五百年化為獾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則以樹葉覆皆止

驢

為壯則馬為牝則駒

秦始馬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琦景四曰奔電五曰騊六曰騊七曰神鳧

曹貞快馬

曹貞有馱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烈風舉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

兔

口有闕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麇獐見人惧謂之章惺

鹿

青州人謂鹿為獐也

鵲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而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曬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謂誰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鷺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鷺鳥詩云燕于飛差池其羽人呼為亂也

鳴鶴

一名鴈鳩一名鳴鶴令人布谷也江東人呼為獲菴也

鳥

一名孝鳥一名玄燕白腔鳥也恒鳥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鷄

一名燭夜礼云雞曰翰音鷄赤羽逸周礼曰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

狗

一名黃羊犬曰美獻

鼯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鼯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參軍一名承也曰剛鬣礼云豚曰脂肥亦曰豚江東呼為稀皆通名也承生子多謂之豨

羊

一名髯鬚參軍礼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盖華好能解觸垣墻

鵠鵠

以鳧脚高毛冠口東人家養之以壓水灾

萤火

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耀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

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為之食蚊蚋

蝼蛄

一名天蝼一名穀瑚卜一名碩鼠有無能而不能技術其一曰飛不能過屋其二曰綠不能過屋其三曰羽不度其四曰蝨不能覆其身五曰走不能絕人窮谷

蟋蟀

一名秋吟蚕秋初生寒則鳴噪濟南人謂之懶婦一名青蛩今之促織也

蝙蝠

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腦重集則刑頭重故謂例

掛蝙蝠食之神仙

螻蛄

小蟹也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為擁  
劍一名執火

長跂

蠪蛸也小足長故謂伎小蜘蛛也俗呼為嘻子

蠅虎

蠅狐也形如蜘蛛而色灰白善擒蠅蝗百蠅虎也

莎雞

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其名鳴聲如急一日促

機落緯一日紡績

蚯蚓

一名蛭蟪一名曲蟪長吟池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  
呼為蚤蚓

飛蛾

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暮光

蠅蟻

一曰守宮一曰龍曰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  
為蟬蜥其大長者名曰蝶螳蟬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螫  
人一名玄螳一名綠源

蜻蛉

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足小而曰黃者曰胡梨一曰胡螭小而赤者曰赤亭一曰絳縵一曰赤衣者好集大水上亦名為赤矢夫人

蛺蝶

一名野俄一名風蝶江東人為之健未色白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青虹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

一曰蜻蛉似蜻蛉之色玄紺江東人呼為紺蟠亦曰童蟠一曰天鷄好以七月群飛暗天海邊

魚子

魚子曰鯀亦曰鯀言如散稻禾凡魚子總名鯀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鱣魚即今赤鯉魚也兗州人謂赤鯉為赤驥為青鯉為青馬謂黑鯉為玄駒謂白鯉為白旗謂黃鯉為黃雉

鱧魚

鱧之大者曰鮪鮪鱧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蘇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鱧鱧之魚有一魚狀如鱧小庭平人謂之鱧魚即此魚也

蜣螂

能以土包屎轉而成丸團正無邪角莊周所謂姑蠖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蠖娘一名姑蠖一名丸一名弄丸

蝸牛

陵螺也形如琥瑜殼如小螺熟則自懸葉下野人為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下舍蝸殼宛轉有文章紋縛為結似螺殼文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為螺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魮一曰魮或曰魮雄又曰魮魚子好群浮水上者曰白洋

蝦蟆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形負而尾尖腕即脚生者也

烏賊

一名何伯渡使小吏

鯨魚

海魚之大者長三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珠成雨水族畏悉逃匿魚無敢當者其雌曰鯨大者長千里眼為明月珠

水居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之一名伯魚大水乃有之漢末有人  
祭河見之馬人皆有鱗甲如大鯉子但手足耳鼻與人有異  
視之良久乃入水

龜

玄衣都督又龜名十號一曰神居二曰靈龜三曰拈龜四曰  
宗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鳥龜八月擇龜九曰水龜  
十曰火龜大凡物舍異氣不可以常理推之大龜曲大鼠耳  
千歲之龜常有白氣而起耳

鰲魚

河伯從使江東人謂青衣魚為婢鱓魚為童子為土父鰲一

名河伯使者

草虫

結草虫一名結蒂好於草木折屈草葉以為巢濕處處有之

鴉鷂

因語云海鳥爰居壻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出  
即函也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內侍失制魏時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  
焉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赤縹紺黃為圭衣二丈九尺五  
百首諸侯赤黃綠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主封君  
綬紫服九卿中二千石綠綬三采青白紅淳圭長一丈七尺  
一百二十首一千六百石黑綬二采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

尺八十首四百石五首石之長固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  
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論  
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以上皆長三尺二寸綠  
綬同采而首半之縫者古佩褻也佩綬相迎受古曰縫紫以  
上縫綬之間旋玉環玦自墨綬已下縫皆長三尺黃綬同采  
向首平之凡先合單方焉一絲四終為一首也上成一文者  
采淳為一圭皆廣婉轉繆織一尺六寸

○折獄龜鑑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寢於  
門外車箱中至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并囊衣踰墻出僧

不寐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容而強求宿明日必以此事  
按我梳縣矣因云去夜走草中忽墜智井而踰墻婦人三為  
人所殺尸而井中立于僧衣主人踪跡捕獲送官不堪掠治  
遂自誣云與婦人姦諱以其之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不  
覺失迹亦墜於井賊與丹在片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皆以  
為然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祖云前生負此  
人食無可言者同問之乃以變上對於是密道吏詔其賊食  
於約店有姬問其自府中未不知其吏已問曰僧某獄如何  
更給之日昨日已啓死於市矣姬嘆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  
曰府已誤決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姬曰然則言之無害被婦

人此乃村少年某甲所殺死變問其人安在媪指示其舍走  
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錢治屯田為廟州海陽令郡之大  
姓某氏火迹其來自某象更指訊之某家號寃不脹太守乃  
湛曰獄非錢令不可錢令治問大姪得火所發林是朕之疑  
里仇家物國率變入仇家狀林足令之是仇家即脹曰火自  
我出故遺其迹某家者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蔡高調福州  
長樂尉縣娼二子涵於海而亡娼某氏為執告縣捕賊足皆  
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水死乎雖果為仇所殺若不得尸  
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老嫗曰有寃不可不謂理也乃陰察  
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

宿海上七日逆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高端  
明殿學士襄之弟也錢惟濟留後知鋒州民有條桑者盜強  
奪之不能得乃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備濟司  
間面給以食而盜以右手舉匕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刀則上  
重下輕今下輕上重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蘇澳即虫知衡時米陽氏為盜所殺而不獲尉執一人指為  
盜澳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當中呼其脩視之  
得其人以獻澳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花以為功柰何呼他  
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日果得真梁適丞相嘗為審刑院  
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依鬼神作法詛玩人有死者獄

上請獄皆以不見傷為疑通曰殺人以刃尚或可拒今以誑也其可免邪卒以重辟其者以論

馬亮少保殿前丞通判常州吏有正失宮物械繫妻子干連百十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員不踰月而盡輸之

薛顏太卿知擢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從命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聞數年為鄉人人患莫能發之顏至大索其黨會救當免特杖申流毒上余悉藉于軍

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持銀事卷軍東僭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暴卒蓋其要與小吏為姦害之純仁知其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某治會僭軍子以表拒歸稜文追駭其尸九竅流血

情粘苦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因言寃毒毫載在弟幾逝豈時獨向能歸蓆耶女非實情命再效之力因客敬醉歸寃毒酒杯中而殺之此蓋罪人以塘羊不啻髦而為生客所并宜其俊迎上多欲為他日翻異逃死之計尔程顯察院和渾州晉城縣尉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就與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尉辨之老父曰掌鑿遠出治度妻生子貧不能養以子張氏某年月日某人抱去某人見之顯謂曰歲久矣尔何說之祥也老人久日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自懷中取冊以進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氏子尔年幾何曰三

十六父在年何幾曰七十六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  
十人抱謂之三翁乎父驚駭服罪

歐陽暉都官知瑞州有推揚墜民急舟相欲見獄久不決暉  
出囚出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既還于獄獨留一人留者  
色動暉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曰吾視食者皆有以  
右手搏也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驗也因治  
曰我歐之不敢以累他人

程灝察院初為京兆府鄜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  
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証右何以次之灝  
曰供易辨再問兄之子曰尔父藏錢幾矣年月二十年違取

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平六年則遍天下此虧皆尔  
父未居前役十所鑄何也其人遂報令大歌之彭思永侍郎  
為益州路轉運使時稱成都府事蜀民以交子貿易多置衣  
帶中而盜於仄甲間挾刃向便微取之至十一日而不敗民  
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數其黨悉黥諸軍盜以哀息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巡茶熟視久之判送  
理司院勘殺人盜翌日郡官聚所以曉其故詠乃召問僧幾  
年對曰老年又問何故額角有中痕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  
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祠部戒牌自披剃為僧也燕肅傳  
即知明州俗悍輕喜開肅雄先段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歐

者非相跌及僇皆之於是聞者自息

葛源即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考其狀視其如變詐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受之徃徃不能如杖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致之法訟以致少吏亦終不得其意

周流侍郎嘗為河東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漢缺民多盜緝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衆吏不能禁流乃命寓估錢價盜緝者無吏不禁自息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

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寃乃屈執之則二人果不同謀始受其庸而中道彼脅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元諫議為侍郎御史時節州民縛妖法者及其黨與凡百余人補青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元徃案其事止誅首謀殺人悉全活之

王延禧朝議柳為岳州元江今歲飢盜起請獲十余人盜皆應死法得延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今既盜得不能延禧王黃州孫也

樂善錄

李昌齡伯宗

僕射王公至道初為護暮因案逃日暗錢而流去者數千家

公力謀安集上疏論列乞貸以糧朝廷皆從之一夕次蒙城驛夢空中有紫綬象筋者以一綠衣童子遺公曰上帝嘉汝有愛民深心故以為宰相子後果生一男信造物賞善之速也如此陳公舊為開封勿曹時

章憲太后臨朝族人杖殺一卒公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伯閑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柰何惧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但勿預吾當任咎乃手白為牘以自府尹程淋大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淋所匹索馬入奏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既而太后原其族人公亦不及罪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其孫傳

道獲常以詞學為一時間人蓋陰陽之報也今之士大夫多不盡意於此而致死者寃其不得伸亦豈能無羞愧哉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田出一斗使責擅減方贄謂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氏豈當循偽國之法上從其法至今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唯江南福建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別遂為永式方贄陰有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准覃鞏准之子珪為宰相它亦多顯者豈非惠者之報歟王清化脩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一道士再之乞不毀清化遂止是夕其道士夢一大官召謝之人有平夷塚墓以廣園宅豈獨



無禍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富執者忽見其父塋而一靴在焉詰之鋪翁云官員携耒脩崇其後至可問也頃其人果來乃士人之拜父之不願但取靴乘馬而去人追隨約二三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為父子何為一言見教其父曰不可教鎮江太守葛繁士人者遂往謁之埔言其士因問繁何迷冥所重繁對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一或三數四丁今四十余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人事繁指坐問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盛人足子為正之若渴子與盃水皆利人事也隨其事而利之上自鄉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手常

久而已後有異僧見繁在淨土境中蓋其能以利人為念則日用無非利人矣有二士大夫以前程所夢於京師二相公者一人夢持簿者以簿視之云此乃公同行前程也視之以小官排至宰相仍有以未勾之者問曰勾之者何也曰此人受財不義陽間取此聞勾者一項若急改尚可過至堅司其人聞之更不敢妄取後果至堅司

臨南海郡嘗見太守見配至崖州人例以三百為卒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曰朝廷所以不殺而宥之遠者欲生全之也今推之於海是復殺之不若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蒙可其奏後出外者莫知其數太守素

無子一日作案設拜若取物而置懷中凡五次人問之曰天帝以我活人之功賜我五子男後果生五子皆登第豈非人之所言其利溥造物者亦厚其報歟有日苦於貧窮問計一得道者答云汝向日月邊去者思之乃明字遂往明州其術盛行後復見得道復問其故答云汝前世於彼開井故也是知衣食有地皆前生所種之德故今生受之所積之德有過於開井者也

一獄官冬夜苦寒欲寢其妻正色責之曰尔飽衣飽食畏寒不出獄中罪人當如何其夫大感悟自此常留意於獄訟此婦人本娼女未有所生一夜夢神以綠衣枕簡付之後生一

子登第昔太學二士人同年月日生時又同年登解過者二人約受相近差遣庶彼此得知灾福故一受鄂州教授一人黃州教授未幾黃州教授者死鄂州教授為治後事於柩前祝曰我與公生年月日時同出處又同公先捨去使我今即死已後公七日矣有靈宜託夢以告其夜果夢告云我生於富貴已享用過當死公生於寒素未曾享用故活以此觀之享用亦不宜太過後鄂州教授歷官至典郡豈非警悟恐懼脩者而然耶

皇朝類苑

二十六

宋江少虞

李相簡穆公流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口飽

公笑曰吾居正府雖無長才但外間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即以此番報尔今國家防制纖悉密也肥苟徇彼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山先生曰庸人擾之正謂此也檢人一時之正豈念於民耶

王文正公嘗為人方正持重在書中再為首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怨使誰當問者歎以為名臣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他語但日東南民力竭矣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

聖體康後思見執正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許呂公問命移刻方赴召北至中夜使數輩促公同列亦僨之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以來何也公曰陛下不預中外頗憂一旦問急召近聞臣見臣等若馳以進慮人心驚疑耳上以此行深得輔臣之體文彥博知永以軍起居舍人母得鄂人也至和中言上陝西錢鉄不便於民一切一廢之朝廷不其鄉人多知之示乃鉄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乱民多開肆僚屬請集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或擾也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絹帛數百疋使其買之日納其直盡以鉄錢易之以

銅錢也於是衆曉然如鉄錢不廢市肆復安

淳化中張卿公為射洪今會歲早禱於白崖山陸使君祠遂  
雨且連下若聽命然湏是蜀人刻石記其事祠貢王時為廣  
東轉運詔天下置天慶觀公因請即舊親為之以紓天下土  
木之勞曹侍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教國未嘗忘斯人嘗知  
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脫其旨彬曰吾  
聞此人新娶婦若然之沒其舅姑必以其婦為不利而惡之  
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以其事而法亦不殺也其用志如  
此

橫浦語錄 一號

張九成

趙清獻師蜀乃獨以一琴一鶴一龜自隨想其清政可知及  
再師蜀縱鶴放龜想又以如此為累矣自是梁清入妙處有  
士大夫見過日士宦習氣可上下相蒙只圖苟免會無厚意  
慮若不如如此則徃徃其福先及為之柰何先生曰精金百鍊  
則愈剛為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為者小人為不善  
其心豈不自知特無腸耳吾歷仕雖不多然盡誠於我依公  
而行人雖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  
平心處之當自知味一士以改官少一二紙舉狀再三懇求  
宛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之曰吾年生不能為人宛轉且據  
公文入仕可言者某亦可說斯人歷舉其事事曰是公合佐

底事又問其人仕幾時反見其貧餒細以為問皆一一言其所得若干老幼若干諮理甚真知其為廉勤之士曰如此當為公說息此後不可失故步又不可舉此常為語柄某一時倉悴間以言信公心公不可以言欺此心或問法未嘗不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者當如何先生曰仕宦者往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人情所在即是法意吏安能欺之

或問近日監司責守准令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以執法守正者動多拘碍不敢容易不懦被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背理法一旦事敗則又處之幸

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佐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循理守法雖以懦斥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理而自處於不幸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於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或問孔孟一聖一賢輒還天下周旋戰國非不求進而卒不敢苟也必於義為當終身為榮則後世亦榮之一或不當終身受辱雖後世亦辱之如柳子厚劉禹錫 皓王叔父元積結崔譚峻一則斥逐不用雖悔無益一則為武帝儒雅以青蠅見識書之史冊後人讀之無不為之愧忤想其在當時其心亦何以自處李拙筠抗元載不得想李廓目吐突承瓘得相不願受合猶欽重其人夫貴

賤皆有定分切不可謬用其心以自取十也笑端  
或問臨官之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則先自處不暇何暇  
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其成其吏非時害人於己甚  
害

或問趙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擗伏使姦寃無所錯後人少有  
能繼者大抵皆是挾術用教以此為治如何曰豈君子所為  
措摩吾心使明白無以私意亂公道如揭明鏡于中庭凡天  
下物至長短大小妍蚩醜疾一一目見鏡何心

使物則應不必求以應物

